

两宋名家词选注丛书

秦观著

# 淮海词

浙江古籍出版社

2.844

陈祖美 选注

I222.844

54

3

两宋名家词选注丛书

# 淮海词

秦观著

陈祖美选注

B1754.17



B 429969

责任编辑 吴战垒  
封面设计 邵秉坤  
书名题签 叶秀山

淮 海 词

陈祖美选注

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  
(杭州武林路125号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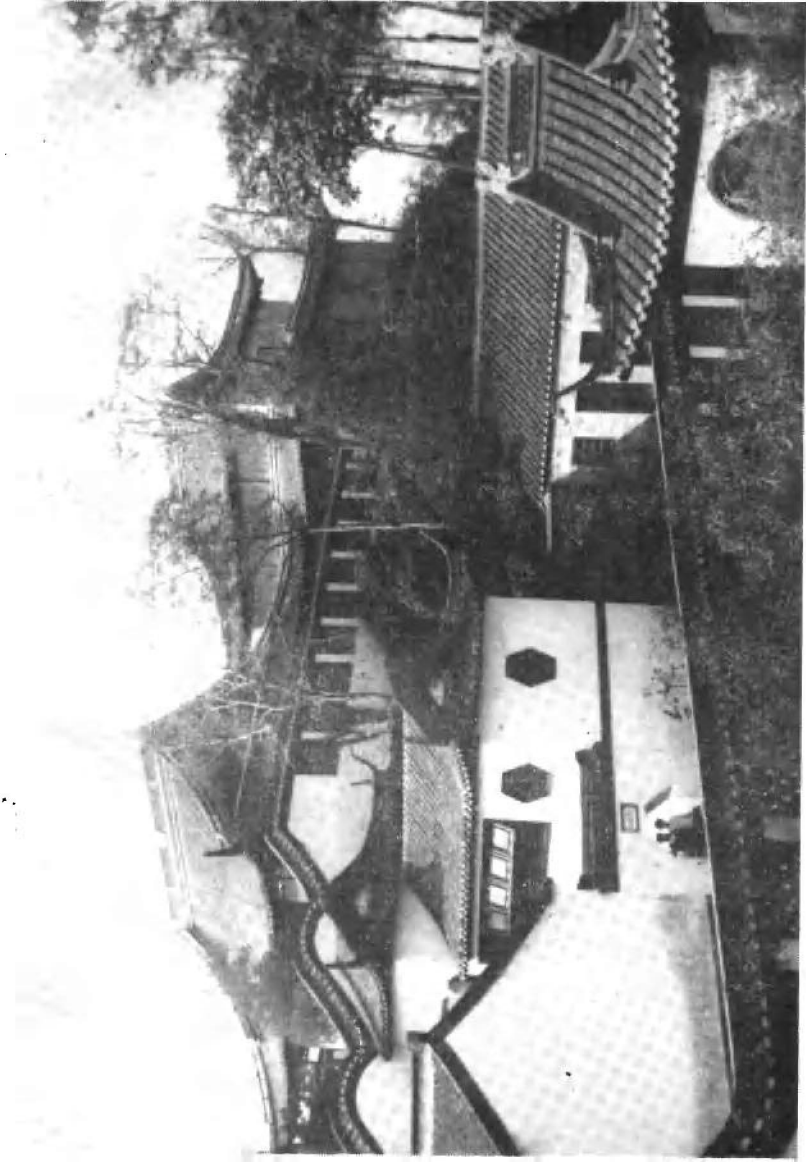
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  
(杭州环城北路41号)

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

开本850×1168 1/32 印张 5.75 插页 3 字数 130000 印数1—3000  
1987年11月第1版 1987年11月第1次印刷

ISBN 7-80518-006-7/1·5

统一书号: 10347·54 定 价: 1.35元



文游台 在江苏高邮县城东北。秦观曾  
和苏轼、孙觉、王巩等人在此饮酒论文。

张元奇 摄

## 前 言

秦观，字太虚，改字少游，号邗沟居士，学者称淮海先生，又称淮海居士，与在他之前的李煜、晏几道被称为词中的三位美少年，与黄庭坚、晁补之、张耒并称“苏门四学士”，又与黄、晁、张、陈（师道）、李（廌）合称“苏门六君子”。《宋史》本传称其“少豪隽，慷慨溢于文词”。秦观诗词文赋诸体兼擅，尤以词著称于世，是北宋婉约词的“正宗”<sup>①</sup>人物之一。时人谓其文笔有回牛之力，誉称“国士无双秦少游”<sup>②</sup>。南宋陈振孙《直斋书录解题》卷十七著录《淮海集》四十卷、《后集》六卷、《长短句》三卷、卷二十一著录《淮海词》一卷<sup>③</sup>。

秦观生于宋仁宗赵祯皇祐元年（公元1049年），今江苏高邮人。关于他的家世，在其《送少章弟赴仁和主簿》一诗中云：“我宗本江南，为将门列戟。中叶徙淮海，不仕但潜德。”<sup>④</sup>家门虽由显赫至中落，但秦观的祖父、叔父均做过州县属官，父亲尝游太学，且有文名。在《与苏公先生简》中，秦观谓其家境云：“敝庐数间，足以庇风雨。薄田百亩，虽不能尽充饘粥丝麻，若无横事，亦可给十七。”<sup>⑤</sup>看来秦观是生活在一个聚族而居，经济来源入不敷出的大家庭之中。为了养家，遂奔走以入仕途。相传熙宁七年（1074），秦观二十六岁时，听说

苏轼道经扬州，便摹仿苏轼的笔迹题语寺壁，竟令苏轼本人不能辨；十年，往彭城谒苏轼，继写《别子瞻》诗和《黄楼赋》，诗中“我独不愿万户侯，惟愿一识苏徐州。徐州英伟非人力，世有高名擅区域”之句<sup>⑥</sup>，对苏轼极为崇敬。日后，苏轼曾经称赏秦观“有屈宋姿”，并写信给王安石，以借荆公“齿牙”，“使增重于世”<sup>⑦</sup>。秦观名重一时，与苏、王的推举，有直接关系。他曾自称“强志盛气，好大而见奇”，且“读兵家书”<sup>⑧</sup>，尝有“请缨”志。

然而，秦观的仕履维艰，“而立”之年（1078），乡贡落榜，退居乡里。直到神宗元丰八年（1085），三十七岁时，方登进士第，授职定海主簿，未赴即调任蔡州教授。哲宗元祐二年（1087）苏轼等以贤良方正向朝廷推荐秦观。次年被召入京，旋为忌者所中，引疾归蔡州。四年，范纯仁推荐，次年入京，拜宣德郎，此后居京约四、五年，先后除秘书省正字、迁国史院编修官。至绍圣元年（1094），哲宗亲政，起用章惇任尚书左仆射，新党执政。秦观追随苏轼，被目为旧党，遂坐元祐党籍，外调杭州通判。继而，御史刘拯劾其增损神宗实录，途中又被贬监处州酒税。

秦观虽连续遭贬，但朝廷对他的迫害并未停止，《宋史》本传云：“使者承风望指，候伺过失，既而无所得，则以谒告写佛书为罪，削秩徙郴州。”又秦瀛《重编淮海先生年谱节要》（以下简称《年谱节要》）绍圣三年丙子（1096）记载：“四十八岁，先生在处州。既罢职，修杆法海寺。有题壁诗，坐谒告写佛书。”所谓“题壁诗”即《淮海集》卷五所载：“寒食山州百鸟喧，春风花雨暗川原。因循移病依香火，写得弥陀七万言”<sup>⑨</sup>一诗。于是秦观蒙此欲加之罪，被削去官秩，滴往郴州。第二年奉诏编管横州。“编管”是一种很重的惩

处。宋代官吏得罪，轻者曰送某州居住，稍重曰安置，又重曰编管。编管在指定之地，受地方官约束。此时秦观已被剥夺了人身自由。

元符二年（1099）自横州徙雷州。《淮海集》卷二有《海康书事》诗六首，即此间所作。其一曰：“白发坐钩党，南迁海濒州。灌园以糊口，身自杂苍头。篱落秋暑中，碧花蔓牵牛。谁知把锄人，旧日东陵侯。”这组诗真实地记录了秦观在雷州的生活。此时，诗人已由当日风度翩翩的惨绿少年，沦为“灌园”、“把锄”的苦力。

据《年谱节要》元符三年庚辰（1100）曰：“五十二岁，先生在雷州。自作挽词，自序曰：‘昔鲍照、陶潜皆自作哀词，其词哀，读余此章，乃知前作之未哀也。’五月下赦令，迁田多肉徙，苏公量移廉州，与先生相会于海康。先生出挽词呈苏公，相与啸咏而别……先生被命复宣德郎放还。作《和归去来兮辞》。遂以七月启行而归。逾月至藤州，因醉卧光化亭，忽索水饮，家人以一盂注水进，先生笑视之而卒。实八月十二日也。”

秦观死后殡于潭州。其时党争未息，旧党子弟不得居京，文集亦被毁。直到崇宁四年（1105）解除旧党父兄子弟之禁，其子秦湛将其归葬于广陵。政和元年至七年（1111—1117），秦湛通判常州期间，迁葬于无锡惠山西三里之璨山。高宗建炎四年（1130），下诏追赠直龙图阁。这是秦观死后整整三十年的事。

本书选注秦观较有代表性的词作七十馀首。在目前确定为秦观所作的八十多首词中，就内容看大致分四类：一怀古；二

恋情，三迁离之苦，四追忆往事。而寄慨身世则是全部词作的情感贯穿线。就数量看，第一类只有调寄《望海潮》之《广陵怀古》、《越州怀古》、《洛阳怀古》等三四首。三、四类合在一起，共计三十余首。其余四十多首，都是写恋情的。可能正是这一原因，近几十年来的一些较有影响的文学史的编著者几乎异口同声地说：《淮海词》依然停留在男欢女爱、离情别绪的圈子里，走的是晏、欧一派的旧路。这种看法虽然不能说是毫无根据，但至少是片面的。

应该说淮海长短句中，是有些专写男欢女爱的词，比如《一丛花》（年时今夜见师师）、《迎春乐》（菖蒲叶叶知多少）、《河传》（恨眉醉眼）、《品令》二首、《南歌子》（玉漏迢迢尽）、《临江仙》（髻子偎人娇不整），这几首情调低俗，甚至用了一些秽亵的言辞，的确不可取。但此类等而下之者，为数不多，还不到《淮海词》的十分之一，单就恋情词讲，粗俗品也只有七分之一，其余三十多首爱情词，不仅真挚感人，有不少超出了异性之爱，是作为一种美好事物的象征或某种感情的寄托而流传人口，如《鹊桥仙》的“两情若是久长时，又岂在朝朝暮暮”，特别是其中“金风玉露一相逢，便胜却人间无数”二句，与其说是在歌唱天上牛女之爱，毋宁说是在表达“人间”之恨。这二句是化用李郢（一作赵璜）《七夕诗》的“莫嫌天上稀相见，犹胜人间去不回”之意。简直是在说“天上”牛郎织女一年一度的相会，要比自己几经贬谪，抛妻舍子，有“去不回”，欲爱不能的遭遇强多了。可惜作者的这种潜词，长久未被发见，笔者也曾把秦词的“金风”二句理解成“在这样的时刻有一夕之会，要比人间朝夕厮守的夫妻强多了”。这显然是一种误解，从而把作者那种深沉愤懑的感情稀释淡化了。再如《江城子》（枣花金钿约柔荑）既写恋情，又



写离恨，毫无轻狂之意，使人有刻骨铭心之感。

《满庭芳》（山抹微云）是秦观恋情词的代表，写的是对一个歌妓的眷恋。一提到恋妓，人们就可能对秦观产生一种鄙薄情绪，认为他和柳永一样不务正业，专事游冶。不了解宋代社会风尚的读者，更可能认为他们是在逗花惹柳，嫖妓宿娼。其实并不尽然。《新唐书·元载传》有“名姝异伎”的记载。伎同妓，在古代是指歌舞的女子。比如被称为营妓之尤物的薛涛，就是唐代的一个著名的女诗人，而不是卖淫的娼妓。唐宋时歌妓是凭技艺加入乐籍，特别是宋代，歌妓一般卖艺不卖身，秦观同歌妓的交往大致相当于近现代的词、曲作者或票友与演员的关系。许多记载说明秦观是为歌妓拥戴的人物，他们的来往是当时的一种社交活动。在这种交往中，秦观了解了歌妓的思想感情，并与之发生共鸣。所以淮海长短句中的艳情词，与《花间》、《尊前》多有异趣，不是什么香艳矫揉之作。故此，在评家看来，秦词的格调是“幽艳”（语出郭麐《灵芬馆词话》、张德瀛《词徵》等）。“艳”在这里是指男女爱恋之情事，幽艳当是形容其感情之深秘隐蕴。所以周济以“将身世之感，打并入艳情”<sup>⑩</sup>评价秦观的恋妓词，十分恰当。

在秦观的所谓恋妓词中，除了少数几首写异性间的打情骂俏外，绝大部分的恋情词，与其说是恋妓，倒不如说是恋阙，他之所以喋喋自称“离人”、“行人”、“恨人”，主要是对滴离朝廷、京师而言；他目穿、肠断所追求的也不单纯是为哪一个歌妓或爱侣，而是“欲将幽恨寄青楼”（《虞美人》）。《淮海词》中，以艳情寄“幽恨”者比比皆是。其中《南乡子》的“堪恨”之“往事”、《醉桃源》的难期之“幽欢”、《浣溪沙》的“苦离家”之“何事”、《阮郎归》的“无穷”之“恨”等等，均为“古之伤心人”言<sup>⑪</sup>。联系作者之遭遇，

其为何伤心，不言而喻，只不过作为一个失掉人身自由的婉约词人，对自己的冤屈不敢、也不惯于明言直陈，自然要借助于“敛眉”、“红泪”等委婉道出。所以秦观恋情词中的“玉楼”女也好，“东邻”也好，多半都是虚构的，作者并不是真有那么儿女情长，相反，真正为之忧伤和焦虑的倒是因为“日边清梦断”（《千秋岁》）。“日边”，指朝廷。无疑，秦观是为理想的破灭而时时感到有“肠断”之痛。可以说淮海词的“词心”（见冯煦《宋六十一家词选例言》）与作者的“寸心”是相通的，其自谓“风流寸心易感”（《沁园春》），并不仅仅是指人们通常理解的所谓“风流韵事”，当包括作者对世道人情的敏感及其对人生的独特体验。对秦观的这种敏感和体验，或者说是对他的“堪恨”、“易感”之事及其多情善感的艺术个性，历来虽不乏知音，却也被不少论者所误解甚至曲解，从而出现了一些莫名其妙的批评和指责，其间的代表者就是李清照。

### 三

李清照在《词论》中说：“秦即专主情致，而少故实，譬如贫家美女，虽极妍丽丰逸，而终乏富贵态。”平心而论，李清照的这段话既无分寸，也不符合事实。如果把“专”字去掉，以“主情致”评鹭秦词，倒有一定道理。“情致”，本来是指风味、意趣，本身是抽象虚泛的，其规定性要通过一定的事态和景物来体现，比如《世说新语·文学》称清风朗月、江渚估客之咏为“甚有情致”，颜之推谓：“《诗》云：‘萧萧马鸣，悠悠旆旌。’毛传云‘言不喧哗也。’吾每叹此解有情致”<sup>⑩</sup>。这里所谓“有情致”首先是因为有“清风朗月”、“悠悠旆旌”之景和咏诗、马鸣之声，二者交会产生的静谧、齐肃的意趣，否

则“情致”无从谈起。但细审李清照上述语意，其所谓“情致”，当与“风情”相近，即指男女相爱的情怀，也就是说她认为秦观专写爱情词。这显然与事实不符。《淮海词》中约有半数以上的篇目其旨趣不在异性之恋。所以李清照在此下一“专”字，是失据和武断的。

王国维对秦观词的理解有独到之处，其《人间词话》云：“‘宝帘闲挂小银钩’，何遽不若‘雾失楼台，月迷津渡’也？”依照其上文“境界有大小，不以是而分优劣”之前提，就是说秦观《浣溪沙》一词中的“宝帘”句，虽然是小境界，但它不劣于其《踏莎行》“雾失楼台”二句之大境界。“境界”的含义，在这里是指境地或景象，也可以说是作者某种抽象心理的物化。上述二例如此，秦词之另一名句“日边清梦断，镜里朱颜改。春去也，飞红万点愁如海”，以及《如梦令》的“鼠窥灯”、“寒侵被”、“马嘶人起”等，无一不是其忧闷、失望、酸楚、凄苦心境的外化。所以秦词的“情致”，是由其摹写的景象派生的，是情景交融，“意境两浑”<sup>⑩</sup>者。秦观是注重形象的，他善于“以实为虚，化景物为情思。”<sup>⑪</sup>其词极少议论，更没有抽象的说教，“专主情致”者是做不到这一点的。

“少故实”未必不好，在词中大掉书袋倒并不值得褒美。粗服乱头而不掩国色的贫家美女，未必不如珠翠满头的富家千金。问题还在于秦观词也并非不用故实，以《广陵怀古》和《越州怀古》为例，前者除了用到《书·禹贡》、《汉书》、《宋书》等有关史籍外，尚有其他类书、地志等十馀种，至于借鉴古人诗文的数量则更多，诸如曹植、鲍照、杜甫、李商隐、杜牧、欧阳修等。后者则用《吴越春秋》、《越绝书》、《新书》、《汉书》、《世说新语》、新旧《唐书》等史事，涉及

的人，计有范蠡、西施、梅福、王羲之、顾恺之、谢朓、贺知章、李白、杜甫等十数人。《洛阳怀古》也大致如此，简直是“无一字无来处”（黄庭坚《答洪驹父书》）。这类登临怀古之作也许是特例，在其他一些“主情致”的词中也不乏“故实”，例如这首《如梦令》：“楼外残阳红满，春入柳条将半。桃李不禁风，回首落英无限。肠断，肠断，人共楚天俱远。”乍一看这是一首极平常的春景词，其实颇有深长的寓意。“桃李”既是春日即景，又借喻门生，秦观是苏轼荐拔的“四学士”、“六君子”之一，自谓“桃李”，非常贴切；用在这里又极为自然，以至使人不易发现是在使用“故实”。秦观写此词时，苏轼之“门墙桃李”大都因坐党籍或被贬谪或归乡隐居，先后离开朝廷，飘零云散。秦句之“不禁风”和“回首落英无限”，不正是政治风云变幻和人物不幸命运之物化吗？秦观在其代表作中不仅常常使用“故实”，还能加以改造使其更契合于自己的身世，“用一事如军中之令，置一字如关门之键”（黄庭坚《跋高子勉诗》），不愧为用事高手。（详见有关评注，兹不赘述。）总之，李清照以“少故实”诟病秦观，并不符合事实。

#### 四

除了李清照，更早批评过秦词的还有苏轼。苏轼对秦观的批评主要是两处：一是针对其《满庭芳》“销魂当此际”句，谓其“学柳七作词”，并戏之云：“山抹微云秦学士，露华倒影（柳永《破阵子》语）柳屯田”；二是指出秦观《水龙吟》“小楼连苑横空，下窥绣毂雕鞍骤”二句：“十三个字，只说得一个人骑马楼前过。”语气不无讥诮，但意见本身对端正秦观的词风，促其摆脱不良影响，以“自辟蹊径，卓然名

家”<sup>⑩</sup>，起了一定作用。关于这方面的问题，请参看本书附录的拙文《苏轼秦观交游及其文风述评》。这里要辨析的是后人对秦观的一些似是而非的评议。

自从胡仔《茗溪渔隐丛话》引《王直方诗话》云：“东坡尝以所作小词示无咎、文潜曰：‘何如少游？’二人皆对曰：‘少游诗似小词，先生小词似诗’”之说问世后，就连胡仔本人也认为少游“格力失之弱”<sup>⑪</sup>，类似看法几成定论。晁无咎（补之）、张文潜（耒）的上述对答，尽管不能全面概括苏、秦诗词的风格，但从他们的某些作品看，晁、张的话又有精到之处，关于苏轼的诗词风格如何，此处不及置论，仅就秦观“诗似小词”的问题，略作分辨。

《杜诗详注》卷十四，仇兆鳌注引张綖谓秦观学杜“以婉丽得之”。又秦观《春日》诗五首之二末二句云：“有情芍药含春泪，无力蔷薇卧晚枝”（见《淮海集》卷五），元好问在其《论诗绝句》中，依其师王中立之说称之为“女郎诗”；张綖说此二句“亦仿杜句而微涉于纤矣”<sup>⑫</sup>。这些说法有一定道理，但却不是对秦诗的全面准确的评价。这里且从秦观诗词异同的角度补直前人之说。

秦观诗现存三百余首，约多出其词的三倍，其中约有半数 是信手写来，所谓“对客挥毫”之类的即兴诗，自然有不少粗疏之作；另有一部分如张綖等指出的为风格纤细之作，这都是事实。这两类诗单就数量来讲所占比重较大也是事实。但评价一个作家不能单纯从其作品优劣之比例着眼，重要的是看其发展，正是在这方面，秦观在其生命的最后一、二年中，写下了不少优秀的诗作。其中组诗《海康书事》，曾有人不相信是秦观写的，而把它和《雷阳书事》中的二首一起，编入苏轼名下，命名为《雷州八首》。中华书局一九八二年二月版《苏轼

诗集》卷四九〔查注〕慎案云：“右五言诗八首，皆秦少游作也……先生（指苏轼）远滴海外，不应云‘南迁濒海（《淮海集》作海濒）州’。其与子由相遇，同行至雷，仅留月馀，一匆匆过客，岂有灌园糊口之事。且计先生过雷渡海，在五六月间。今诗中一则曰：‘篱落秋暑中’，再则曰：‘黄甘（《淮海集》作柑）遽如许’，三则曰‘海康腊已酉’，四则曰‘东风已如云’，细玩诗意，皆滴居此地，自夏徂秋，背冬涉春，感时记事之辞，断断非东坡作。考之《宋文鉴》第二十卷中所选《海康书事》五首，亦以为秦作，无疑也。八章，施氏原本不载，新刻载续补主卷，今为驳正。”

这一驳正很有必要，它说明秦观晚年诗歌置于东坡集中，可达到乱真的程度。这一组诗以及雷州时的《自作挽词》（见《淮海集》卷二），成就远远高于其写早期生活的诗作，再也不是什么“女郎诗”了。秦观虽然没有象李清照那样恪守诗词分家之说，实际上其诗词之间无论是题材内容，还是艺术风格，有相当一部分存在明显区别。所以不能象晁补之和张耒那样笼统地说“少游诗似小词”。

如果说上文指出的某些论者只是针对秦观部分作品所表现出的“纤弱”、“婉丽”风格，略置微词，那么下面的问题是，还有一些人或误把秦观作为写作秽褻作品的替罪羊，或苛责其他方面之不足，而问题往往是出在论者自己对于《淮海词》真伪的失考上。

在现存《淮海词》三卷及补遗中，目前能够确定为秦观所作的只有八十馀首，比其存疑词目还要少，在大量的存疑词中，有的是较明显的不是秦观所作，论者知其有疑。但是还有一些不加细审难以定夺。其中最易与之混淆的是欧阳修词、黄山谷词和部分无名氏词。

欧阳修的词虽不乏清丽之作，但有人认为他的《醉翁琴趣外编》“鄙褻之语，往往而是，不止一二也。”<sup>⑩</sup>秦、欧词的混淆情况是把欧词中的有些“鄙褻之语”当作秦词，又把秦词中有所寄意的词作为欧词。这样一来，秦观就吃了双料亏。与《山谷词》的互见情况也大致如此。

黄庭坚在诗坛上名气很大，成就也比秦观高得多，但在词界，他的《山谷词》却远远不抵《淮海词》。“观诗格不及苏黄而词则情韵兼胜，在苏黄之上。”<sup>⑪</sup>秦词是否在苏轼之上暂不予言，说在黄庭坚之上，当为的论。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指出黄庭坚《沁园春》等十四首词“皆褻渎不可名状”；《淮海词》中有几首与《山谷词》胶葛不分，一首是《满庭芳》（北苑研膏），还有二首是《浣溪沙》（脚上鞋儿四寸罗）和《御街行》（银烛生花如红豆）。前者虽有学人已断定为山谷词，由于此说尚未为众接受，一般仍收入《淮海词》。这虽然是一首咏茶词，但下片结拍有“归来晚，文君未寝，相对小妆残”之类艳语，自然会给秦词带来狎褻之嫌。《浣溪沙》和《御街行》虽然都不是秦观所作，但至今或作秦词。此类低俗之作，当然会给作者带来不好的名声。特别是《御街行》，因为《绿窗新话》引《古今词话》谓此首是少游借箜篌与扬州太尉家侑觞之姬的所谓“仓卒之欢”的自道。这类事传布开来，秦观之名节岂不为之大损？

还有一首《眼儿媚》（楼上黄昏杏花寒），唐圭璋《宋词四考·宋词互见考》云：“案此首《花庵词选》作阮阅词，但《玉照新志》谓有名妓张稊，左与言颇顾之。如‘盈盈秋水，淡淡春山’皆为稊作。据此可信为左词也。《诗余图谱》谓一题秦观词，亦非。”《苕溪渔隐丛话》前集卷十一云：阮阅“字闳休，官至中大夫。尝作监司郡守，庐州舒城人……世所

传《眼儿媚》词：“楼上黄昏杏花寒……”亦因休所作也。因休尝为钱唐幕官，眷一营妓，罢官去，后作此词寄之。”虽然关于此词是左作还是阮作尚有异议，但它不是秦观所作已可肯定。以此寄言读者，于检阅《淮海词》时，须先明辨其作者，以免将他人之污水泼于秦观之首，或误将秦观之佳作置于他人名下。除此之外，还要联系作者的生平遭遇，恰当解释“风流”、“情致”一类字眼儿，对于全面正确理解秦观及其词作来说，后者更是一个重要前提。

①王世贞《艺苑卮言》：“李氏、晏氏父子、耆卿、子野、美成、少游、易安，至也，词之正宗也。”

②黄庭坚赠少游弟少章诗云：“东南淮海维扬州，国士无双秦少游，欲攀天关守九虎，但有笔力回万牛。”

③《淮海集》常见的有《四部丛刊》、《四部备要》本等均收有长短句三卷及补遗。南宋长沙所刻《百家词》本《淮海词》已佚。《淮海居士长短句》三卷尚有故宫及吴县吴湖帆二种宋刻残本，叶恭绰曾汇合影印。又有明张艇鄂州全集本《淮海长短句》三卷，毛晋汲古阁本《淮海词》一卷，清王敬之刊本《淮海词》一卷，近人朱祖谋《彊村丛书》校本《淮海居士长短句》三卷。今之流传本有龙榆生点校《淮海居士长短句》三卷，唐圭璋编《全宋词》第一册秦观词等。尝有学人惠告：日本内阁文库所藏《淮海集》正集四十卷、长短句三卷、后集六卷，宋乾道九年（1173年）高邮军学刊。此系现存最早、最完整的秦观诗文词刻本。北京图书馆所藏善本书目《淮海集》之刊刻时间及卷帙疑与以上相同，系绍熙三年（1192）谢零重修本。陈按：《淮海词》版本丰富，拙选注本虽未出校文，原词凡有异文者，均斟酌去取，择善而从。

④《淮海集》卷四。

⑤《淮海集》卷三十。

⑥《淮海集》卷四。

⑦《东坡续集》卷十一，《上荆公书》。



⑧《后山集》卷十一，《秦少游字序》。

⑨此卷末附云：“绍圣元年，观自国史编修官蒙恩除馆阁校勘，通判杭州，道贬处州，管库三年，以不职罢，将自青田以归，因往山寺中，修忏日书绝句于住僧房壁。”

⑩《宋四家词选》。

⑪冯煦《宋六十一家词选例言》。

⑫《颜氏家训·文章》。

⑬樊志厚《人间词乙稿序》。

⑭范晔文《对床夜话》卷二引周伯弼《四虚序》。

⑮况周颐《蕙风词话》。

⑯《苕溪渔隐丛话》后集卷三十三。

⑰《杜诗详注》卷十四仇兆鳌注引。

⑱吴师道《吴礼部诗话》。

⑲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。